

宁夏文学精品丛书·小说卷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文学精品丛书·小说卷/ 主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ISBN 978 - 7 - 227 - 03883 - 2

I 宁.... II.... III. IV. I10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第 号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 - 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年 月第 版

印 次 年 月第 次印刷

定 价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杨春光

1958年,在祖国建设和开发大西北的热潮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弹指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宁夏各族人民迎来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喜庆节日。回顾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不平凡的岁月,不禁要为半个世纪以来宁夏各族人民艰苦创业、百折不挠、负重拼搏的进取精神和感人业绩由衷地感叹。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宁夏从过去一个偏远的不被人注意的小省区,发展变化成为今天的闻名遐迩的“塞上明珠”、“全国十大新天府”之一。宁夏的文学事业,作为宁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事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一直在担当着书写时代、讴歌人民、鼓舞人心、憧憬未来的光荣职责。宁夏的文学作家们,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宁夏文联的积极领导和组织之下,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小说创作方面,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我区作家的出色业绩已经得到了中国作协的充分肯定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以张贤亮和以“三棵树”、“新三棵树”为代表的宁夏小说家,已经成为宁夏对外宣传的一张有特色的“名片”。除了小说创作,我区作家在散

文、报告文学、诗歌等创作领域,也奉献出了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成果。这些作品描写宁夏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发现时代潮流汹涌澎湃的历史和现实依据,寻找存在于人民生活当中的真善美,讴歌改革开放事业的最新进展,简而言之,它们与宁夏的小说创作一道共同组成了宁夏人民奋斗拼搏的历史画卷,共同构成了宁夏人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心灵图景。这套《宁夏文学精品丛书》就集中体现了宁夏作家们对时代潮流的感知,对宁夏各族人民生存命运的审美把握,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发自内心的赞叹和歌颂。

宁夏的文学创作,近30年以来取得了非常优秀的业绩,为宁夏赢得了不少的社会声誉。这样出色的业绩的取得,我以为有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宁夏文学艺术创作的大环境非常好。一个地区的社会氛围与精神环境的良好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虽然,作家艺术家的创作通常都是个体性的行为,但社会各界对其是否真心关注和欣赏,确实会对创作者的心理和情感产生深刻而微妙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宁夏的文艺事业呈现喜人局面,原因之一是我区能够精心营造有利于作家艺术家从事创作的良好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环境。具体来说,一是自治区党委历来都对文学艺术创作极为重视,并采取许多有力措施积极推进宁夏的文艺工作;二是宁夏文联和各艺术家协会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三是宁夏的文学艺术创作一直是宁夏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宁夏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相对比较高。由于领导关心,专业家协会工作扎实,新闻媒介积极宣传,所以我区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在宁夏一直受到热情的鼓励。作家艺术家的辛勤劳动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可和尊重,这保证了宁夏作家艺术家能够在一种受激励被尊重的良好的精神环境中从事创作。

第二,宁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和生活的地方,宁夏文化一直呈现多元和杂合的特点。这种文化的相通共融状态对文学艺术创作而言,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资源。秦汉以来,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原农耕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在漫长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边地文化和草原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的融入,使宁夏的文化形态具有了新的特征,形成了以回族优秀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红色经典文

化、以“两山一河”为代表的大漠黄河生态文化、古人类遗址和古生物化石遗址文化、边塞军旅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西夏遗存文化、以改革发展为主线的成果文化九大主流文化。同时,像祖国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样,由于和谐观念的深入人心,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和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睦相处、交融共济,为宁夏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其深厚的精神资源。

第三,从宁夏文学的成长历程来看,文学领军人物的出现,往往是带动一种创作风气的“原能力”,从而造成某一个创作门类的繁盛状态。从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事例来看,某一地区浓厚的文学艺术创作风气的培养和创作家队伍的形成往往需要某些领军人物的适时出现。这些领军人物一般自身都具有相当杰出的创作才能,在文坛有非常的号召力。经由他们,一些地区的创作会突然间变得充满活力。时隔不久,这个地区的总体创作水平忽然得到有力提升,一批实力不凡的年轻创作者开始走向前台。回顾宁夏文学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开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的出现,对宁夏文学事业的成长和进步是多么的意义重大。自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在中国文坛取得优势地位以后,宁夏文学已经在中国文学界具有了品牌效应。而这种品牌效应的最大功能在于,它使中国文坛不再会对宁夏文学产生忽视心理,同时,它也使张贤亮之后的宁夏作家有了足够的创作自信心,有了艺术学习的榜样和走向中国文坛的充足底气。显而易见,文学领军人物的适时出现,从小处说,可以带动一个地区的活跃的创作状态,从长远看,则会促使一种精神气候的形成,而这种精神气候一旦形成,则会对文艺创作的整体运行构成激励和保护机制。

第四,对本土化的坚守构成了宁夏文学创作家的艺术之魂,也构成了宁夏文学独步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优势所在。宁夏地处西部,又是回族聚居之地,应该说这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异的社会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宁夏文学创作家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从改革开放以来宁夏获得全国大奖的文学作品看,正是因为作家们抓住了“西部”和“回族”特色,才使得他们的创作在与众多的作家和作品竞争时显现出了特殊的艺术面貌和格外新鲜的情调。因此,在西部和回族聚居的土地上“打一口深井”,从本土生活深厚而丰富的地层中汲取无尽的源泉,就成为宁夏文学

事业走向全国的成功经验之一。

第五，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敬畏和虔诚之心保证了文学精品的产生。文学创作从来都是关乎灵魂的事业。它是照亮国民精神的灯火，也是人类美好精神和情怀的诗意的表达，它从来就不是与人类命运无关的个人的消遣和病态发泄。这么多年以来，宁夏的作家从事创作的态度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完全抱着一种神圣感来从事创作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创作”是一个圣洁的字眼，文学天然地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容不得半点怀疑和亵渎。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融入文学，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奉献给文学。正是因为对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认真守持和痴情奉献，宁夏的文学家们才可能在不长的时期内攀上了文学的高峰，并赢得了人民群众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宁夏的文学创作虽然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结出了国人公认的成果。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文学创作在总体上还存在不平衡状态，某些领域尚处于弱势，与时代和人民的期望存在一定的差距，这都是摆在宁夏文学界以及作家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希望我们的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创作实践，遵循“三贴近”原则，切身感受宁夏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受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火热激情，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增强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推动宁夏跨越式发展的新的征程中，努力创作出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风格多样的作品来回报社会、回报时代、回报人民，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 录 *CONTENTS*

张贤亮	青春期 / 1
石舒清	清水里的刀子 / 69
郭文斌	吉祥如意 / 77
张 武	三家集能人协会联合会纪实 / 89
马知遥	开斋节 / 126
陈继明	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 / 145
	一棵树 / 159
石舒清	红花绿叶 / 164
郭文斌	大 年 / 176
漠 月	锁 阳 / 197
	父亲和驼 / 209
张学东	送一个人上路 / 221
	获奖照片 / 233
季栋梁	小事情 / 249
李进祥	狗村长 / 265
南 台	凯拉达先生 / 276
路 展	猫三彩 / 306
马宇桢	玉米街的小林 / 320
查 舜	客居故乡 / 333
季栋梁	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 / 369
金 瓯	前面的路 / 401
	一条鱼的战争 / 410
成 蹊	杀 狗 / 421

目 录 *CONTENTS*

王洲贵	土帽作家	/ 433
吴善珍	粉红漆	/ 468
王漫曦	包红指甲的女人	/ 503
韩银梅	长命百岁	/ 514
平 原	爱人同志	/ 557
了一容	向日葵	/ 566
马金莲	墨 斗	/ 595
火会亮	挂 匾	/ 606
	寻找砚台	/ 621
葛 林	天鹅海	/ 642
	快乐人生	/ 669
陈 勇	靳老头的丧事	/ 696
古 原	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	/ 705
吴善珍	请送我上楼	/ 713
了一容	命 途	/ 726
郑 正	狼 道	/ 735
张九鹏	青春祭坛	/ 751
	活 着	/ 761
刘建芳	人间趣事	/ 778
王佩飞	权 术	/ 787
李德明	青山作证	/ 808
朱正安	野 祭	/ 832
李万成	最后的猎手	/ 863

包红指甲的女人

王漫曦

盘山河,收了九九八十一眼泉,阻了九九八十一座山,汇到黄河去,添了一个浪。盘山河畔女人的生活,很像盘山河的水,各自有各自的那小小的眼泉,溟濛地泛出来,溟濛地流出去,然后就不知道谁归谁了。山里的嫁到川里,川里的聚到山里,来来往往,花花绿绿地使盘山河畔的颜色丰富了。若说女人是盘山河的水,那男人自然是盘山河畔的山了,山绝不绕着水转。

八月的时间,田里的庄稼,收的收过了,未收的都已垂头,田野里有了大片的黄土地,躺在那里,像生了孩子后的女人那样歇息着。山洼里却绿到一年四季中最盛的时候,也开许许多多的野花,那指甲草也开得红盏盏的,艳得足以叫那些放牛、放羊的小伙子想起女人来。

这时,盘山河畔的女人,托放牛、放羊的小伙采回指甲草,在一个夜晚要让十个指甲盖红丢丢地变了色。这时候她们最得意,故意翘起指头往嘴里喂麻子,好叫别人看见她的指甲是红的。麻子壳堆到嘴唇上也不去打扫,等痒酥酥的时候,用指头抓下来,弹出去,红指甲又亮到了眼显处。就是拔草时手上染了绿锈,也绝不用香皂洗,就用那绿着的指头,红着的指甲去调面,去烙锅盔。

天黑了,各处人家的炊烟由浓变淡,妇人喊着孩子的小名回家吃饭的时候,忽地从山沟里钻出一群群牛、一群群羊,等过了盘山河,进了庄子,放牛娃、放羊娃便被女人们围住了,把他们采来的一束束指甲草分完,笑嘻嘻地跑回去。除了躺在炕上的大男子汉,无聊地将双手捂在肚皮上外,母女姊妹围在灯下,度视着绿黑的指甲草,只是不同于老子的儿子

还要掺和进女人的伙里,去热闹。

牛牛赶着几十只羊进了庄口,已经晚了,手里提着一束指甲草,没有女人跟他要,凄凉地站在那里,望着沉入黑暗的庄子。那温顺的羊各归了各的家,便剩了他一个孤单单的黑影。

“牛牛,你才回来!”

问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秀秀姐姐么?这么晚你到哪里去?”

“我等你的指甲草。”

牛牛顿时高兴了,摸着黑抵到对面的胸前,往秀秀的脸上呵热气。

“你个死鬼,离远点。”

“离远了,你拿不去指甲草。”

月亮升起来了,是大半个,水淋淋地爬上了烟囱口,烟囱旁边有间高房子,从东、南两个窗口里吸进月亮的光,被一杆古老的唢呐从西边的门窗里吹出来,苍昊里的月光里有了“花儿”的古老的调子。牛牛举起指甲草,低声唱道:

半崖洼里的指甲草,
花花咋这么红咧;
妹妹的眼睛里黑葡萄,
你又看上个谁咧?

秀秀跳起夺去指甲草,就骂了一句:“我看上个鬼咧!”

骂是骂了,骂得牛牛舒服,便拉住秀秀的手,秀秀稍一扭捏,又抬了头望牛牛,牛牛便知道这是要吃嘴了,便上去吃了一口。这么一下子就罢了,牛牛的心倒痒得盛了,忍不住又在秀秀的脸蛋上咬了一口。这一咬的时候,月亮已爬上那间高房子了。

秀秀拿着指甲草,回到家,男人睡着了。她也不管锅里的饭,搬来石窝子,将指甲草掐碎,用石锤捣起来。她坐在门槛上,后身照着灯盏,前身照着月亮。她望着那边上残了的月亮,却想起了那个又鬼又怪的牛牛。

牛牛小她一个月份。在她当女子的时候,周围的动物世界,使她已经懂得很多事情。牛牛又会耍滑头,三天两头去找她铲草拾粪。牛牛给她掐个花花别在头发上,她就坐在那里剪窗花,牛牛就下到套里拔够两个人

的草,在山洼里拾满两人的背斗。牛牛斜在旁边见秀秀剪了那么多的窗花,便挑出一只公鸡样的放在地上描画。描坏了牛牛嘿哈一笑,秀秀抿住嘴瞪一眼,给牛牛一个背身,牛牛就把拖在地上的两条黑辫子系在草上,说一声“走!”秀秀慌了手脚,收了窗花往起站的时候,就被拽倒了,牛牛笑倒在地上。她从草上摘下辫子,跑过来骑到他的身上打,她却被他又压在身子底下。她不动,他也不动了,莫名其妙地看了一会儿,都坐起来无事了。一般魔娃娃嫉妒他们,说他们是两口子,他们装做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她逼着牛牛喊她一声姐姐。

到了八月旬,女人们包红指甲的时候,牛牛领着秀秀去采指甲草。指甲草长在崖洼里,牛牛领着秀秀往洼上爬,秀秀脚下故意一滑,牛牛也滑了,两人滑到沟底里滚到一起,牛牛望着秀秀的面就痴笑。

“笑什么,死鬼!”

“笑你呢!”

“我有什么好笑的?”

“你还是我的姐姐么?”

“放屁!”

牛牛望着秀秀还是痴笑。

“牛牛,说你是个狗,贪馋赖全有了。”

“我是狗?你说我是狗么?我非咬你一口不可!”

说着拉住秀秀就咬,这一口把两人的心咬野了,钻进土套套里去了。

“秀秀姐姐,我真的是狗么?”

“就是狗!”

“我要咬你的舌尖尖呢。”

嘴里说着要咬舌尖尖,却把秀秀的脸上能咬的都咬了,真想把秀秀生吃了去。

秀秀被牛牛缠够了,缠困了,伸起双臂伸懒腰,牛牛从衣服底下扔进个土块,并出神地想那衣服下的肚脐眼,秀秀放下胳膊,牛牛还在出神地想。想着想着生出了故事,嘴甜得像蜂蜜,心肝肝肉蛋蛋起说起来,极会谄媚,说着说着开始动手动脚地撒起野来,秀秀说“不敢”“不敢”,到了儿还是当了牛牛的手中人。

小说卷

盘山河畔的女儿家,到了十七八岁,好歹都有个婆家。秀秀中意的是牛牛,媒婆婆来提亲,秀秀就溜了。她大、她妈里里外外地找,她却去找牛牛了。

“你不是个东西,死鬼!”

“秀秀姐姐,我得罪你了?”

“你把人家的啥都占去了,为什么不找媒人来占呢?”

“找媒人干啥,我们就不会自由吗?”

“自由个屁!你不找媒人,我就不跟你了。”

“我不信哩!”

“你不信狼还是个麻的!”

秀秀的气话说过了,牛牛也不敢强嘴,又姐姐长姐姐短地把秀秀叫软了。两人相约着去看夕阳后的黄昏。天是湖蓝的,有许多黑紫色、金黄色的云彩。各家各户的炊烟缭绕了庄子,飘到盘山河对面的山坡上去。他们依偎着,听着那一声两声的狗的高叫,他俩偎到晚饭熟了,默默地各自回了家。

秀秀回到家里,挨了她妈的笞帚疙瘩,死活还要嫁牛牛,她妈打不下女儿,就提了个条件:要牛牛出六百块钱、六百斤粮、六百斤草,并当下打发秀秀给牛牛家说清楚。

秀秀死活不去,秀秀妈就自个去了,却不见牛牛家回话。有一天,秀秀去找牛牛,牛牛大说牛牛去了新疆,去挣那六百的钱、粮、草。新疆在什么地方,秀秀不知道,她只知道庄前面有个盘山河。从此,她心里牛牛就是新疆,新疆就是牛牛,颠三倒四地重复着。她觉得心里空,偷吃她大的旱烟锅,结果辣得流眼泪,那眼泪似乎也不是咸的了,也很辣。到了八月十五,月亮圆得像锅盔,潮潮湿湿的,光泽不十分明,像从盘山河里才捞出来的。她妈妈叫她去献月亮。她在当院摆好桌子,摆上桃子、梨儿和西瓜,最后把一个捏着花边的圆得像月亮一样的月饼,切成两半,左半点红颜色是“牛牛”,右半点绿颜色是“自己”,她把左半的“牛牛”咬了一口,咬出个月牙来,又和右半的“自己”对在一起,献在桌子上。她嚼着比作“牛牛”的月饼回到屋里,偷看月亮里的娘娘是怎样来吃的。不一会溜进来一个小伙子,偷走了半块月饼,正好是右边的“自己”,她抱上左边的“牛牛”

追出去,那小伙已不见了。她对着月亮哭道:“不要皮脸的狼不吃狗不吞的死了没棺材的安安,你吃了要得噪黄呢!”然后去了盘山河。盘山河像是月光染的,变成了天河,这天河一定通新疆,一定能流到牛牛的身边。于是,她把抱着的月饼碎到河水里,嘴里叨咕着“牛牛——回来吃月饼!”“牛牛——回来吃月饼!”河畔的山影,遮住害羞的河水,遮住醉了的秀秀,听着这女人水一般的柔声,酥软了,瘫痪了,远山没有了叹息的波动,河畔的一片缠绵。月饼碎完了,她捧起月光染透的盘山河的水,就像捧起了蜂蜜,甜得她流出了眼泪,眼泪似乎也不是咸的了,也很甜。她今年没有包红指甲,指甲白得跟盘山河的水一样。

“牛牛——挣了钱快回来,回来娶我做老婆。”秀秀把眼泪舔到嘴里去,眼泪也不辣也不甜,就是咸的!

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安安却拿来了六百块钱、六百斤粮、六百斤草,娶走了秀秀做老婆。

牛牛回来了,秀秀却和安安那个尕囊人(指无能的人)结婚了。像盘山河畔的山一样的牛牛恨不见秀秀,揽了一群羊,躲进了深山里。站在山洼里给羊说维语,给那年轻的公羊和母羊做媒人,还盼着到包指甲的时候给秀秀采回指甲草。白天,牛牛和秀秀见不了面,只有夜晚羊进圈的时候,有时才能碰见。那是因为牛牛放的羊群里带着安安家的羊。开始秀秀见了牛牛就想哭,牛牛见了秀秀不抬头,后来有了一句半句的闲话,渐渐地有啥说啥。不久,牛牛和秀秀又好上了,好得牛牛不愿娶媳妇。

缺了上半边的月亮,围在薄薄的云当中。秀秀把指甲草捣成细泥,下了白矾,又捣了一会,便折来向日葵叶子,找来麻叶,才想到该叫丈夫吃饭了。她走到炕前却又不想叫了,看了一刻男人起伏的肚皮,知道丈夫安安睡得很实在,便用葵花叶包了指甲草泥,拿了麻叶出了门,庄里有了狗叫声。

秀秀来到牛牛家,向牛牛大扯了个谎,说她家少了一只绵羊,要牛牛去找。牛牛装出不愿去,只往他大脸上瞅,他大知道没好事,背过头没有说话,牛牛跟了秀秀走了。走到草垛的后面。

“牛牛。”

“秀秀。”

“瞅你大的样子,像谁吃了你们锅底下的稠的。”

“他老了没孙子,见一个有夫之妇来找他儿子,他能高兴么!”

“我要他高兴关我的屁事,我要你高兴呢!”

“要我高兴还不如说为了高兴你!”

“……”

“……”

他们说着话,牛牛把草垛撕了个洞,把秀秀推进去,他陪秀秀坐下来。

“他又睡着了么?”牛牛问。

“我男人睡得像个死猪一样的!”秀秀答。

“你的腰粗了。”

秀秀没有答牛牛的话,拉过牛牛的手放到她的肚子上。

“这东西已经长大了,有时还动呢。”

秀秀让牛牛摸着这样说。

“这是我的么?”

“你个死鬼,我结婚两年没有过这东西,今年有了,你倒不相信,我喝下敌百虫打了去!”

秀秀推开牛牛的手生气地说,却把头偎在他的胸脯上。

“你也亏了人家安安了。”

“我怎么算也没亏了他,本来就是你的老婆,谁让他娶了呢!”

天空的云稍变浓了点,星星隐隐约约地互亲着,月光迷迷糊糊地映进草洞里,庄里的狗不知对着旷野咬着什么,紧一阵慢一阵。

“牛牛,让姐姐给你包个红指甲。”

“你捣细了?”

“细了,我带来专门给你包的。”

“你心上还真有我呢。”

“放屁!”

牛牛的手放在秀秀的腿上,秀秀捏撮指甲草泥,堆到牛牛的指甲盖上,摊匀,撕一片葵花叶裹上,用麻叶扎住,牛牛的指头觉得有点胀。

“姐姐对牛牛可费心了,你说对么牛牛?”

“对的,就是不该叫姐姐了,你身上不是已经有了我的血么。”

“对的,本来是不叫姐姐的,叫老婆,可现在只怪你自己。”

“对了,不说了,不叫你秀秀姐姐!”

“不叫也没有什么,只是我认得了一个人。”

“叫呢,叫呢:秀秀姐姐!”

秀秀没答应。

盘山河的水,日夜流,重复着一条古道。

秀秀从草洞里钻出来,和牛牛分了手。

“你个烂货上哪去了?”安安没好脸地问道:

“没去哪呀!”秀秀见男人的那脸有些害怕。

“你吃了么?”问着男人往锅头跟前走去。

“你头上、背上哪来的柴草?”安安从炕上光着脚跳下来,往秀秀跟前走。

“柴草,没有呀!”

“这是什么?”

“噢,你又疑神疑鬼的,我刚去给牛倒了一背斗草。”

“你从来不倒草,今日怎么记得倒草了?”

“我看你苦乏了,睡得香得很,我去倒了,这还错了嘛?”

孕囊人安安被问得胀了一张脸,没了话说。

“快上炕坐着去吧,我给你热饭。”

“不吃了,给我点馍馍将就一下。”

“你下了那么大的苦,不吃饭怎么行呢!”

“不要遣烦了,咱这人是铁打的。”

“那你炕上去。”

秀秀给安安拾了一达馍馍放到炕桌上,捞了一碟辣子腌韭菜,给自己舀了半碗米饭,跨在炕沿边和安安一同吃起来。

吃完饭,安安跑出去撒了一泡尿,回来脱净衣服,钻进了被窝。

“你快点收拾了睡觉。”

秀秀嗯了一声,并没有快回来,仍慢慢地洗刷着碗盏。

等安安发出了鼾声,她才洗好了锅灶,悄悄地取出指甲草泥,给自己

细心地包起来。

她嫁给安安一直是这样的生活,实在不及她和牛牛过去。因此,她有时就想得发呆,干活丢三落四,常常招安安的打骂。啥事她只是应付着,牛牛从新疆回来之后,安安对她防范更严,动不动就拳脚相加。

被打时她也害怕,打过了遇着牛牛也就忘了。但这样老挨打,她也忍受不住肉体的痛苦。于是,她把挨过的打骂诉给了牛牛,牛牛只能给她教了办法。男人硬的时候她软了,男人软下来她却硬了。整了几次,安安也没有除了打骂之外的办法。像今夜里她去找牛牛的事已被安安猜准了,她却很从容地敷衍了过去。她包着指甲,望着男人那张睡红了的面孔,和那没有鼻梁的蒜头鼻子,她恨不得一口咬了。但她不敢,盘山河畔的男人无论比自己的老婆有多囊,都能把女人打倒,成为一家之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是这些男子汉的传家本领。女人们到老,没有听过谁家女人把男人管住了,她们自己一生挨了丈夫的多少次打,也含糊不清。她们就像盘山河畔的树叶子,秋天到来,一股风吹进河里,无足轻重地漂走了一样,眼睛一闭出不来气的时候,黄土地上堆了一个黄土包。当她的儿子戴了孝帽,穿了孝衣,哭得打滚的时候,也不清楚他的母亲是怎样走过人生的路的,父亲打母亲的记忆也就淡化了。他们给父亲上坟的时候,却能记起父亲打母亲的威风来,秀秀叹了一口气。

夜算深了,但有的人家还没睡,这样的人家就是那些孩子多的人家,姊妹兄弟七八个,挨大挨小等着妈妈给包指甲。包好的早和她们的父亲睡得死去活来,没包好的催着让妈妈快一点,妈妈含着笑哄着她们,不要吵醒了他们的父亲。也只有这样的夜晚,盘山河畔的女人才能品出自己生活中的甜蜜。秀秀把可以包十个指甲的指甲草准备好后,见还剩了许多指甲草泥,放着浪费了,不如送给别的人家,让那些因没包上红指甲而哭闹的孩子不要再整妈妈了。她刚出了屋门,男人就喝住了她。

“又到哪里去?”

秀秀紧张地回转来,背了手站到炕跟前,低下头去。

“你偷了什么东西?把手伸过来!”

秀秀没有动。

安安从被窝里精着身子跳起,拉倒秀秀,去夺秀秀手里的东西。

“你哪里来的指甲草？”

秀秀躺着回答道：“牛牛给的。”

“怪不得你半夜三更地要出去，原来牛牛等着你。”

安安是生气了，气得嘴皮都在颤。他几把抓过来秀秀的指甲草泥扔在地上，扇了秀秀一巴掌，跪在旁边喘粗气。秀秀哭着说：

“你就像那山峡峡一样，谷底太窄了。”

“我去找野女人，你怎么样？”

“我不像你！”

“你还犟个狗屁！看我不打断你的骨拐！”

安安暴跳如雷，穿上衣服，摆出要打秀秀的架势。

“看把你气成啥样子。你坐下，我把身子翻过去，你再打还能跟得上吧！”

安安看着朝天挺起的秀秀的肚子，手一下软了，坐到秀秀的身边喘粗气。秀秀侧着身子坐起来，对着安安的耳朵说：

“你们男人的心比豆子大得一点点。都想管女人，都管住了吗？越管得紧，女人越想偷汉，不管了女人倒没了那心事，你天天疑心我，我去尿尿你都想跟着监视，猴子奸得很，还有个打盹儿的时间，你现在说你管住我了吗？”

安安低垂下头，牙咬得咔咔响。

咬牙也是无奈，安安只好掀翻被子睡了。

秀秀也再没理睬，从地上各处找指甲草泥，可只能包四个指甲，她只好给每个手包两个指甲。她气得长一声短一声地出气，眼泪也长一串短一串地掉落。

第二天早晨，盘山河畔的女人们，用毛巾蘸了水擦了脸，润了雪花膏，来到路口子，凑到一起比起了指甲，有的红，有的黄。红的说那黄的是半夜里叫她那个的屁熏了。这些女人们的男人们，披了棉袄，袖了手，叼了旱烟卷，背了这么个名声，心里乐滋滋地去泉里挑水了。

女人更是乐滋滋地在路口子疯成一堆。

秀秀没有完全包上红指甲，不敢见人，心里想哭。

她望着安安清早出门拐到墙后的路上去挑水，突然想去找牛牛了。